

朱子全書

修訂本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安徽教育出版社

1386473

朱子全書



朱子全書

修訂本

〔宋〕朱熹撰
嚴佐之 劉永翔 主編



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386473

上海古籍出版社
安徽教育出版社

第貳拾叁册

本冊責任編輯：

王維堤

鄭明寶

美術編輯：

嚴克勤

徐德明 王 鐵 校點

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(四)

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四

書 知舊門人問答

答孫季和應時

所喻平生大病最在輕弱，人患不自知耳，既自知得如此，便合痛下功夫，勇猛舍棄，不要思前算後，庶能矯革。所謂「藥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」者也。明善誠身，正當表裏相助，不可彼此相推。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，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，即因循擔閣，無有進步之期矣。它論數條，亦所當講，別紙奉報，幸併詳之。櫟括程書，豈所敢當？當時諸先達蓋嘗有欲爲之而未果者，然自今觀之，却似未爲不幸。況後學淺陋，又安敢議此乎？

子約漢唐之論，在渠非有私心，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，却是教壞後生，此甚不便。近年以來，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脩己，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；未曾出門踏著正路，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，相引去無人處，私語密傳，以爲奇特，直是不成模樣，故不得不痛排斥之。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？

中庸章句、太極解義方是略說大概，若論裏面道理，精微曲折，知它是更有何窮何盡，未須便慮說得太詳，且當以玩味未熟、分畫未明爲憂。蓋自頃年妄作此書，至今未見有人真實下功理會到究竟處也。大事記數條，其間誠有可疑者。如韓信事，向來伯恭面論，蓋嘗曰其不反。不知後來看得如何？須是別看出情節來，不然不應如此失人也。此可更問子約，看如何。然渠此書却實自成一家之言，亦不爲無益於世。鄙意所疑，却恐其間注脚有太纖巧處。如論張湯、公孫弘之姦，步步掇拾，氣象不好，却似與渠輩以私智角勝負，非聖賢垂世立教之法也。諸詩語意清遠，讀之令人想見湖山之勝，但亦不無前幅所論兩字之病謂「輕弱」耳。子陵、仲弓二絕則甚佳。嘗觀荀淑能譏刺梁氏，而爽已不敢忤董卓，至或遂爲唐衡之婿、曹操之臣。人家父祖壁立千仞，子孫猶自倒東來西，況太丘制行如此，其末流之弊爲賊佐命，亦何足怪哉！

太極之說與繫辭詳略不同，乃是互相發明，以盡精微之蘊，最爲有功。若只依本分模

擗，則亦何用增此贅語，而學者又何由知得其中有許多曲折耶？大抵近日議論喜合惡離，樂含胡而畏剖析，所以凡事都不曾理會到底，此一世之通患也。

明道答橫渠書誠似太快，然其間理致血脈精密貫通，儘須玩索。如大公順應，自私用智，忘怒觀理，便與主敬窮理互相涉入，不可草草看過。如上文既云以其情順萬事，即其下云而無情亦自不妨。

明道、伊川論性疏密固不同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。明道直是渾然天成，伊川直是精細平實，正似文王治岐，周公制禮之不同，又似馬援論漢二祖也。

封建之論甚佳。范公之說，大抵切於時務，近而易行，但於制度規模久遠意思大段欠缺。如論租庸、兩稅等處，亦甚疏略也。封建一事，向見胡丈明仲所論，大抵與來喻相似，不知曾見之否？要之，此論須以聖人不以天下爲一家之私作主意，而兼論六國形勢，以見其利害未嘗不隨義理之是非則可耳。以上諸說，有未安處，却幸反復。

答孫季和

縣事想日有倫理，學校固不免爲舉子文，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，令士子略知修己治人之實，庶幾於中或有興起，作將來種子。浙間學問一向外馳，百怪俱出，不知亦頗覺其弊

否？寧海僧極令人念之，亦可屬之端叔兄弟否？若救得此人出彼陷穽，足使聞者悚動，所係實不輕也。所疑三條，皆恐未然，試深味之，當自見得。

古今書文，雜見先秦古記，各有證驗，豈容廢紕？不能無可疑處，只當玩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耳。小序決非孔門之舊，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。向來語人，人多不解，惟陳同父聞之無疑，要是渠識得文字體制意度耳。讀書玩理外，考證又是一種工夫，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，向來偶自好之，固是一病，然亦不可謂無助也。孔氏書序與孔叢子、文中子大略相似，所書孔臧不爲宰相而禮賜如三公等事，皆無其實。而通鑑亦誤信之，則考之不精甚矣。

答石應之

所示文字深切詳審，說盡事情。想當時面陳又不止此，而未足以少回天意，此亦時運所繫，非人力所能與也。更願益加涵養講學之功而安以俟之，事會之來，豈有終極？安知其不愈鈍而後利耶？熹衰朽殊甚，春間一病狼狽，公謹見之。繼此將理一兩月，方稍能自支，然竟不能復舊。幸且復得祠祿休養，而幼累疾病相仍，殊無好況，心昏目倦，不能觀書，然日用功夫不敢不勉，間亦紬繹舊聞之一二，雖無新得，然亦愈覺聖賢之不我欺，而近時所

謂喙喙爭鳴者之亂道而誤人也。無由面論，臨風耿耿。公謹想已到彼矣，渠趣向意味朋友間少得，但意緒頗多支離，更與鑄切，令稍直截，當益長進耳。

答石應之

聞新阡尚未得卜，想今已有定。鄉見說大門上世宅兆之勝，今日求之，未易可得。蓋地有盡而求者無已，若欲立定等則，必求如此之地而後用之，則恐無時而已耳。熹衰病日益沈痼，數日來又加寒熱之證，愈覺不可支吾。相見無期，亦勢應爾，不足深念。猶恨黨錮之禍四海橫流，而賢者從容其間，獨未有以自明者。此則拙者他日視而不瞑之深憂也。富貴易得，名節難保，此雖淺近之言，然亦豈可忽哉！便中寓此，以代面訣。

答諸葛誠之

示喻競辯之端，三復惘然。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，不可輕相詆訾，就有未合，亦且置勿論，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。不謂乃以曹表之故，反有所激，如來喻之云也。不敏之故，深以自咎。然吾人所學，喫緊著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。如今所論，則彼之因激而起者，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，正欲身率學者一於

天理，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，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。義理，天下之公，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，正當虚心平氣，相與熟講而徐究之，以歸於是，乃是吾黨之責。而向來講論之際，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，厲色忿詞，如對仇敵，無復長少之節、禮遜之容。蓋嘗竊笑，以爲正使真是仇敵，亦何至此？但觀諸賢之氣方盛，未可遽以片辭取信，因默不言，至今常不滿也。今因來喻輒復陳之，不審明者以爲如何耳？

答諸葛誠之

所喻子靜不至深諱者，不知所諱何事？又云銷融其隙者，不知隙從何生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，尋箇是處，初無彼此之間，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、愛惜人情，纔有異同，便成嫌隙也。如何如何？所云粗心害道自知明審，深所歎服。然不知此心何故粗了？恐不可不究其所自來也。

答項平父

安世

示喻此心元是聖賢，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，已發時常常記得，此固持守之要。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遍詳密，不靠一邊，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。若如今說，則只恃一箇「敬」

字，更不做集義工夫，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。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，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，乃爲善學也。此心固是聖賢本領，然學未講、理未明，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，不可不察。識得、記得，不知所識、所記指何物而言？若指此心，則識者、記者復是何物？心有二主，自相攪拏，聖賢之教，恐無此法也。持守之要，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，惺惺了了，即未發時不昏昧，已發時不放縱耳。愚見如此，不知子靜相報如何？因風錄示，或可以警所不逮也。伊川先生云：「涵養須用敬，進學則在致知。」此兩句，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。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，深沉詳細，以究義理要歸處，乃爲有補。若只草草領略，就名數訓話上著到，則不成次第耳。

答項平父

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，三復爽然，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。大抵子思以來，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、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。今子靜所說，專是尊德性之事，而熹平日所論，却是問學上多了。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，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，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，不肯放下。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，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，今當反身用力，去短集長，庶幾不墮一邊耳。

答項平父

官期遽滿，當復西歸，自此益相遠，令人作惡也。罵坐之說，何乃至是？吾人爲學，別無巧妙，不過平心克己爲要耳。天民聞又領鄉邑賑貸之役，不以世俗好惡少改其度，深可敬服。朋友論議不同，不能下氣虚心以求實是，此深可憂。誠之書來，言之甚詳，已略報之，可取一觀，此不復云也。聞宗卿、子靜蹤跡，令人太息。然世道廢興，亦是運數。吾人正當勉其在己者以俟之耳。不必深憤歎，徒傷和氣，損學力，無益於事也。

答項平父

所論讀書次第甚善，但近世學者，務反求者便以博觀爲外馳，務博觀者又以內省爲隘狹，左右佩劍，各主一偏，而道術分裂，不可復合，此學者之大病也。若謂堯舜以來所謂兢兢業業便只是讀書程課，竊恐有一向外馳之病也。如此用力，略無虛間意思，省察工夫，血氣何由可平，忿欲何由可弭耶？無由面論，徒增耿耿耳。

答項平父

錄寄啓書，尤以愧荷，稱許之過，皆不敢當，但覺「難用」兩字著題耳。至論爲學次第，則更儘有商量。大抵人之一心，萬理具備，若能存得，便是聖賢，更有何事？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，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，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，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。若不講明體察，極精極密，往往隨其所偏，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。近世爲此說者，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，正坐此耳。是以聖賢教人，雖以恭敬持守爲先，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，考古驗今，體會推尋，內外參合。蓋必如此，然後見得此心之真，此理之正，而於世間萬事、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。大學所謂知至意誠，孟子所謂知言養氣，正謂此也。

若如來喻，乃是合下只守此心，全不窮理，故此心雖似明白，然却不能應事，此固已失之矣。後來知此是病，雖欲窮理，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，而便務爲涉獵書史、通曉世故之學，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，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，所以俛俛無所依據，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，而坐爲所惑也。

夫謂不必先分儒、釋者，此非實見彼此皆有所當取而不可偏廢也，乃是不曾實做自家

本分功夫，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，茫然兩無所見，而爲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。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，此豈難曉之病耶？

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、物無不至之心，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，便就日間所接事物上比較耳。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之蘊，又未嘗入思議也。其所是非取舍，亦據己見爲定耳。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、物欲之蔽，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？便謂存誠愈固，養氣愈充，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高，異日忽逢一夫之說，又將爲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。中間得葉正則書，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，不自知其淺陋，殊可憐憫。以書告之，久不得報。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。《大學章句》一本謾往，其言雖淺，然路脈不差，節序明審，便可行用，幸試詳之。

答項平父

所論「義襲」，猶未離乎舊見。大抵既爲聖賢之學，須讀聖賢之書；既讀聖賢之書，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，字字融釋，無窒礙處，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，識得如今爲學功夫，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。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，專以浩然之氣爲主。其曰「是集義所生者」，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內也。其曰「非義襲而取之也」，言此氣

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。其曰「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」者，言心有不慊，即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。是豈可得而掩取哉？告子乃不知此，而以義爲外，則其不動心也，直彊制之而頑然不動耳，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。故又曰：「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，以其外之也。」然告子之病，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，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，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。今人因孟子之言，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，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，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。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，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，遂一切棄置而不爲。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，然其實則百步、五十步之間耳。以此相笑，是同浴而譏裸裎也。由其所見之偏如此，故於義理之精微、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，而其發之暴悍狂率，無所不至。其所慨然自任，以爲義之所在者，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。

來喻敬義二字功夫不同，固是如此。然敬即學之本，而窮理乃其事，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。《洪範》「皇極」一章，乃九疇之本，不知曾子細看否？先儒訓「皇極」爲「大中」。近聞又有說「保極」爲存心者，其說如何？幸推詳之，復以見告。逐句詳說，如注疏然，方見所論之得失。大抵爲學，但能於此等節目處看得十數條通透縝密，即見讀書凡例，而聖賢傳付不言之妙，皆可以漸得之言語之中矣。

答項平父

所喻已悉。以平父之明敏，於此自不應有疑。所以未免紛紜，却是明敏太過，不能深潛密察，反復玩味，只略見一線路可通，便謂理只如此，所以爲人所惑，虛度光陰也。孟子之意，須從上文看。「其爲氣也，配義與道，無是餒也。是集義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」此上三句本是說氣，下兩句「是」字與「非」字爲對，「襲」字與「生」字爲對，其意蓋曰，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，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，非謂義不是外襲也。今人讀書不子細，將聖賢言語都錯看了，又復將此草本立一切法，橫說豎說，誑唬衆生，恐其罪不止如范寧之議王弼而已也。

答項平父

熹一病四五十日，危死者數矣。今幸粗有生意，然不能飲食，其勢亦難扶理。杜門屏息，聽天所命，餘無可言者。所幸一生辛苦讀書，微細揣摩，零碎括剔，及此暮年，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，枝枝相對，葉葉相當，無一字無下落處。若學者能虚心遜志，游泳其間，自不患不見人德門戶。但相見無期，不得面講，使平父尚不能無疑於當世諸儒

之論，此爲悵悵耳。

答陳抑之謙

熹從士友間得足下之名而願交焉，爲日久矣。衰病屏伏，無從際會，每以爲恨。而聽於往來之言，亦知足下之不鄙我，而將有以辱況之也。年歲以來，私家多故，不獲以聲問先自通於隸人，茲承枉書，感愧亡量。顧陳義高遠，雖古之賢人君子，懼不足以堪足下之意，而熹之愚何敢當之以自取戾耶？然曩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，勤勞半世，汨沒於章句訓詁之間^(一)，黽勉於規矩繩約之內，卒無高奇深眇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，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，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紊而必可行者，私竊以爲儻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，抑彼之過，彊此之不及，吾道庶其明且行乎？三復來書，果若有意於此，幸甚幸甚。竄伏窮山，未知見日，繼此書疏之往來，猶足以見區區也。餘惟藏器勉學，慰此遐想。

答俞壽翁

太極之書，度所見不同，論未易合，故久不報。又思理之所在，終不可以不辨，近方以書復之。其說甚詳，未知彼復以爲如何也？「極」不訓「中」，此義甚的。然自先儒失之久